

海飞
海上作品
HAI FEI

花雕

H U A D I A O

江南小镇，
女人与酒的故事。
充斥在情欲、旗袍、乌篷船中，
这一切仿佛与小镇的潮湿有关。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H U A D I A O

花雕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雕 / 海飞著. --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2.6
ISBN 978-7-5104-2881-4

I . ①花… II . ①海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06124 号

花雕

出版策划: 北京阳光博客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选题策划: 杨水秀
作 者: 海 飞
责任编辑: 马泽峰 史 倩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刘社涛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<http://www.nwp.cn>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字 数: 210 千字 印张: 15
版 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2881-4
定 价: 29.9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

第壹章

- 第一节 · 002
木桶里的青春
- 第二节 · 005
生命拐弯的冬天
- 第三节 · 008
抚摸一场婚姻
- 第四节 · 015
被雪覆盖的片断
- 第五节 · 020
两个女人的初遇
- 第六节 · 025
向来路张望

第贰章

- 第一节 · 034
一大片的孤独
- 第二节 · 042
一只烟蒂的飞灰
- 第三节 · 047
我想要一坛花雕

第四节 · 053
我们都是苦女人

第叁章

第一节 · 058
充满喷嚏的下午

第二节 · 063
青花瓷瓶和寂寞旗袍

第三节 · 069
一场雨淋醒一场女人的醉

第四节 · 073
三颗红枣一个秘密

第肆章

第一节 · 078
两个女人的暗斗

第二节 · 083
女人身上一场哭

第三节 · 086
女人之间的斗争

第伍章

第一节 · 090
三个人在画室的光景

第二节 · 095
春风沉醉的夜晚

第三节 · 100
女人在风中的衣恋

第四节 · 105
野外像风一样的欲望

第五节 · 108
身体在酒缸里苏醒





- 第陆章
- 第一节 · 114
在裁缝铺看到欲望火焰
- 第二节 · 120
在台门里灌醉一个日本人
- 第三节 · 127
一缸酒淹没一条生命
- 第四节 · 133
漂洋过海来看你
- 第五节 · 138
小昌在花雕中沉醉
- 第柒章
- 第一节 · 144
稻草堆里的爱床
- 第二节 · 150
你别和男人走得太近
- 第三节 · 153
我们一起来画花雕吧
- 第四节 · 157
裁缝铺里的变故
- 第五节 · 163
欲望像一口深井
- 第捌章
- 第一节 · 166
别哭，你是一个男人
- 第二节 · 170
酒和女人都是最伤身体的
- 第三节 · 175
藏书楼里的春光

第四节 · 181
我不能和一个不爱我的女人私奔

第玖章

第一节 · 186
花青在清晨狂奔

第二节 · 195
一场花雕酒中的阴谋

第三节 · 201
哭声纪念旗袍女人和半个爱情

第四节 · 205
女人之间也有爱情

第拾章

第一节 · 210
一场火造就一座废墟

第二节 · 215
为宋祥东老爷善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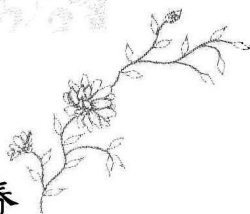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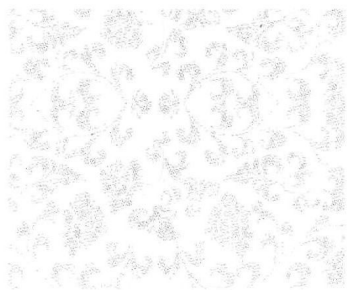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节 · 219
和卞北方一起买醉

第四节 · 227
一个结束还是另一个开始



第壹章





【第一节】

木桶里的青春

花青把一只脚伸进温热的水中，然后另一只脚也伸进了水中，花青就把自己整个地伸进了1942年东浦镇的冬天。木桶是陈旧的，花青站在木桶的中间，像一节从木桶中长出的白嫩的小笋。她缓缓地蹲下身去，又变成了一只白白软软的蚕。而木桶是陈旧的茧，把花青包裹起来。水一点点漫上来，漫上她的大腿、屁股、小腹、胸部。它们传达的暖意像一根根会游动的针一样，先是扎着花青的每一寸肌肤，然后，像小虫一样钻进了它的皮肤，并且在花青的血液里奔跑。木桶里有了水流涌动的声音，很轻缓的，像从遥远的地方涌过来。花青把眼睛闭了起来，她突然觉得很累，是那种一动也不想再动的累。花青在1942年冬天里像安静睡着的一只蚕。她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看到了娘手中握着一把木勺子，很轻地冲花青笑了一下。

娘是小巧的，是那种让人觉得没有力量的小巧，仿佛一阵风也可以把娘从这个世界上吹走。娘用手中的木勺往木桶里加着热水。热水们很欢快，它们叽里咕噜地大声说着话，像在评说着花青皮肤的好坏。花青的手指掠过了自己的脖子、手臂，然后落在自己小而结实的胸前。娘仍然在往桶里添着水，添水就



是添着一种温暖。娘的声音很轻巧地落了下来：明天你就是宋家的人了。娘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哭腔，是一种花青很不喜欢的声音。所以花青微闭着双眼皱了皱眉头。她在往身上擦着水，她怕水温的冷去，她需要一种热长久地把她包裹，需要像一个子宫羊水里的婴儿那样睡得踏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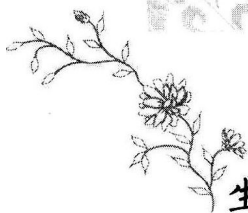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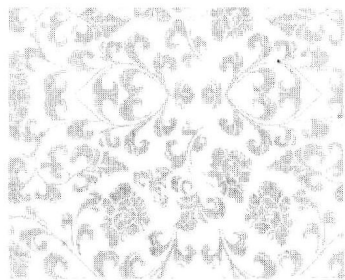
花青后来站了起来。她站在木桶中央，有许多水珠纷纷从她的皮肤上跳了下来，跌入木桶里。花青看到娘的头发上有许多棉花的碎屑。娘的头发上一直都有棉花屑的，娘和爹一起乐此不疲地在一台小巧的轧棉机前工作，那是他们一家赖以生存的一台小机器。爹的身上和头上也都是这种白色的碎屑，好像他们一家天生就与棉花有着某种关联似的。花青喜欢听轧棉机单调的声音。爹颤颤巍巍地踩在踏板上，像一只蚂蚁爬上了某一根风中的稻草。花青总是坐在门前，听着轧棉机的声音，什么也不想，看着一些人捧着旧棉花胎来找爹加工。他们叫爹花老板，花青的心里就发笑。如果爹守着这台小机器也算老板的话，那么爹就是东浦镇上最小的老板。宋祥东才是老板，宋祥东有酒作坊有米行有酱园有大片的良田。和宋祥东比，爹是宋祥东梳头时不小心落下的一根头发，或者，半根头发。

花青从木桶里走了出来，两条白白的长腿就落在了地上。娘为花青擦着水珠，娘细心地擦着花青身上的水珠。娘的眼睛里盛着一些内容，在油灯暗淡的灯光下，娘分明看到了花青身上的皮肤呈现出的一种光泽。那是一种诱人的光，那种光是某个特定年龄段的女人才会有的。花青走到了她的床边，她掀开那床睡了多年的被子，钻了进去，缓慢而稳妥，像一条蛇钻回自己的巢穴一样。明天要穿的，从里到外一身新的衣服，就放在床边的椅子上。它们是明天花青的一层壳，花青要穿着这层壳上路。花青睁着黑亮的眼睛，她一点睡意也没有，她的身体是温热的。爹的身影晃了晃进来了，爹其实在门外静候多时，爹的笑容里有一种讨好的味道。他不停地搓着手，好像感到很冷的样子。他和娘一起，站在花青的床前，他们是想和花青说几句告别的话。他们在想，说些什么。他们想了好久也没能想起来该说些什么，最后还是娘的嘴唇吐出了一些音节。娘

的嘴唇很薄，有人说薄嘴唇的女人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但是花青从来没有感觉到娘什么时候是刀子嘴了。她看到娘的嘴唇里跳下了一些音节，那些音节的意思是，女儿，你好好在宋家过你的日子。

花青想了想，笑了一下，她当然会在宋家好好过日子。现在，花青想睡了，她看了两个身上沾满棉花的人一眼说，我想睡了，你们出去吧。两个人愣了一下，他们没有想到花青会让他们离开。最后他们还是离开了，他们一前一后地离开了花青的床前。花青看到两个年纪不大的人的苍老的背影。此后那么长的安静的时间里，花青盯着那只木桶看，那里面还装着花青洗澡的水，它们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冷却。1942年的冬天，花青知道屋外的风一定跑得很快。





【第二节】

生命拐弯的冬天



东浦是一个古老的小镇，青石板铺地，一条狭长的河像一根裤带一样扔在镇子上。河的两边是商铺，是一条什么样的吆喝声都能听到的小街。河里游动着乌篷船，像一条条悄无声息的黑鱼一样，一下子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一下子又不见了。棉布店、汤团店、南货店、小宁波的裁缝铺、阿发剃头的剃头店，等等，它们的姿态显得很从容，像一朵一直以来开在路边的花一样。而河以及河的支流，像一根根细小的血管，连着镇外的湖，连着镇外的河，连着镇外四通八达的水网。不远处就是一座闻名的水城，是一座被水浸泡着的古老城市绍兴。东浦还是酒乡，在镇子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里，你都能闻到酒的气息，这种气息会让一个外地人昏昏欲睡。

东浦，就在花青的目光中。花青站在船头，她一声不响地站在船头。一块盖在她头上的红头巾，被她悄悄揭下了。天有些灰暗，是那种暮气沉沉的灰暗，会让人的心情感到压抑。花青站在船头看着两边的街景，她看到了一群大雁在头顶上飞过。冬天，总是有这样的鸟不知疲倦地奔来奔去，就像花青昨夜在木桶里寻找温暖的水一样，寻找着温暖。花青的目光也变成了一只大雁，它飞起

来，飞到了东浦镇的上空。它看到了站在家门口的爹和娘，他们的脚踏轧棉机停止了工作，所以他们非常难得地站在了一堆安静中。他们看着自己的女儿在家门口上船，看着一个跟自己生活了二十年的女儿突然变成了宋家的人。女儿没有回头，一直都没有。这让他们很伤心，小巧的娘还颤颤地站在风中哭出了细碎的声音。爹因为冷的缘故，缩着脖子，清水鼻涕也从鼻孔里流了出来。爹和娘的表现让花青很不满意，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说，她懒得说。

花青没有嫁妆。除了她的好岁月好相貌好身段好皮肤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花青的目光再抬了抬，她看到了宋家院子里的热闹场面，宰鸡杀鸭，院子里弥漫着热气。宋祥东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太太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，他们在等待着花青的到来。花青的目光有些疲倦了，大雁不知疲倦，但是花青的目光疲倦了。她把目光从天空中收回来的时候，突然想，我是不是有三只眼睛，是不是还有一只长在额头上的眼睛？她闭了闭眼睛，几家商铺就一闪而过。她再闭了闭眼睛，又几家商铺一闪而过。摇船的船工戴着乌毡，看到花青朝他看时，他咧嘴笑了笑。他的牙齿是黄而黑的，小胡子上还残留着中午贪吃黄酒的痕迹。他的眼角挂着饱满的眼屎，他的身体是健硕的，那与他长期摇船有关。船工脚踩着橹，手摇着橹，他单调的动作让一条乌篷快速前行。对于乌篷来说，一个水乡小镇算得了什么，它能在瞬间跑遍小镇的角落，把小镇冲撞得支离破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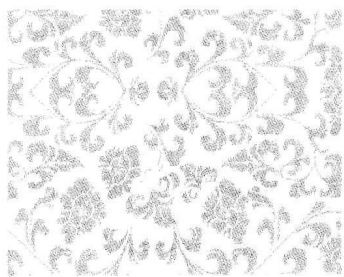
花青在嫁人的路上。船工的脸上呈现出讨好的笑容，他对花青说，你坐下来吧，你坐到舱里，舱里暖和。这时候花青又抬头看了一下天，天阴沉沉的。花青听话地回到了舱里，她不能一路招摇着站在船头的，她要把一块红布盖在头上，让人搀扶着下船，那才像一个嫁人的样子。然后，她的后半生将和一座宋家的台门有关，和一个姓宋的男人有关。花青坐回到舱里，她把背靠在竹编的篷壁上。她的手指轻轻触摸着篷壁，篷壁传达着一种凉意。这时候她听到了头顶上传来的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密集地响起来。她把头探出舱外，有几粒小巧的雪子落在了她的脸上，有些微麻麻的感觉。花青的心情突然之间愉悦起来，好像是一直以来都在等待着一场雪的降临似的。她突然想起了爹和娘——会不



会还傻傻地站在门口，望着家门口河埠头那条狭长如沟的河发呆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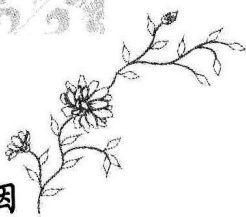
船工缩着脖子，说下雪了。花青没有搭话，花青想我又不是不知道下雪了。雪子越落越大，在乌篷船的篷顶响着，像炒豆的声音。花青听着船边的水声，突然想唱一首歌，但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唱，她只是有了唱歌的欲望而已。没多久，花青看到了舱外有零星的大朵的雪花，夹杂在雪子中，飘落下来，像仙女下凡一般。花青再一次站到了舱外，她直直地站在船头，有雪落入了她的脖子里，很快化为水，化为一种凉意。花青的身子颤动了一下，她感受着这种凉凉的快感。一个小镇的冬天，让花青的生命拐弯的冬天，落了一场雪。

船到宋家的时候，花青已经坐回了舱里，并且盖上了红头巾。但是她还是掀起头巾的一角，看到埠头上站着的许多人。那些都是宋家出来迎亲的人，今天他们的脸上集体洋溢着笑容，他们的心情也因为有一个漂亮女人的到来，因为有一场丰盛的喜宴，而变得愉悦。他们表情生动，笑容像春风，咧着嘴巴，等待着花青走下船头。花青看到一个站满人的普通码头，一点一点向自己扑过来，越来越近。花青重又盖好红头巾，红头巾遮住双眼，她只看到一片红光。然后，就在她放下红头巾的瞬间，一个黄昏被鞭炮声撕破，像一双巨大的手撕开一件衣裳。



【第三节】

抚摸一场婚姻



花青觉得乌篷晃了晃，有人跳上了船。然后花青被人扶了起来，那是一双粗糙的女人的手，隔着衣服花青也能感觉到。鞭炮响后弥漫开来的难闻的气味，让花青的喉咙有些发痒。她下船，她踏上埠头的台阶，她被人簇拥着。扶着花青的是顺利嬷嬷，花青猜想那是一个肥胖的脸上有着厚重肥肉的女人。花青没有看到的是，白色的纷纷扬扬的雪越下越大了，这些雪让花青身上穿着的红袄格外艳丽，像一团火一样。仍然有一些雪钻进花青的脖子，它们在花青的后背化成冰凉的水。并且在化成水的过程中，咯咯地笑着。

花青想，这儿是一个台阶；花青想，这儿是一条弄堂；花青想，这儿是一个破旧的台门；花青想，这儿就快要到宋家台门了。花青在顺利嬷嬷的搀扶下迈了许多级台阶，然后鞭炮再一次响了起来，有一个鞭炮还在花青的耳边爆响了，让她的耳膜都被震得发出了嗡嗡的声音。花青还想，一定有许多人的目光落在了她的身上，因为她的身子忽然热了一热，那一定是大家都在看着她，都在看赫赫有名的有钱人宋祥东，娶回来的三姨太是什么样子的。

花青的记忆有了暂时的缺失，她记不起来顺利嬷嬷牵着她的手，经过了那



几道婚礼的程序。在经历了许多的嘈杂声以后，她的红头巾被掀开了。她看到了宋祥东，一个白白的长着几根稀疏胡子的中年人，一双很小的眼睛。她还看到了太太，稍稍有些发福的有钱人家的女人。看到了二姨太，一个长得很好的，脸上不太看得到笑容的女人。不过，这个时候花青还不知道她就是二姨太，花青只是觉得这个女人看着顺眼。花青还看到了许多来喝喜酒的人，穿着盛装，脸上油光光的，他们放开肚皮吃着东西。花青不认识他们，也不想认识他们。她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。她记得她在太太面前跪了下来，太太封给她一个红包。太太笑起来的时候，有许多皱纹堆在了眼角。太太把红包放在她的手心里，两只手合拢来，握住她的一只手。她的手本来是冰冷的，但是太太的手让她感到了温暖。太太的手是多肉的皮肤细腻的手，和她经常在家洗衣做饭的手是不一样的。太太用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花青的手背，让花青突然觉得，太太多像她的亲人，像她一直渴望有的那个母亲，而不是那个小巧的只会轧棉花的娘。

很长的时间里，花青都在嘈杂声中渡过。许多穿西装或穿着绸衫的男人走到宋祥东身边，或低语或大笑，像是在对花青品头论足。花青笑不出来，她一个人坐在桌边，睁着黑而亮的眼睛看着大家吃菜。她没有吃东西，但是她好像吃了好多东西似的，觉得已经很饱了。这个热闹的夜晚，红灯笼亮了起来，许多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一种骚动的红色。花青无事可做，花青开始想一些东西，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比如八岁的冬天，她不小心落入河中，有个年轻人救起了她，年轻人被冻得牙齿都咯咯响着。娘从年轻人手里领回了她，却没有向那个年轻人道一声谢，这让花青对娘有了一种憎恨。她曾经一步三回头地看着那个年轻人，年轻人露出了凄惨的笑容。花青还突然想到了胡运，那个高高大大的，穿着的衣服明显偏小的木匠胡运。

胡运很穷，却是一个优秀的木匠。他总是帮着别人做一件件的家具，自己家却始终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。胡运比花青大两岁，他帮花青家做过一张八仙桌。花青经常看着他做工时的模样，他很腼腆，说话前一定会先红一下脸，这令花青感到有趣。有一次花青还拧了一下胡运的脸，这让胡运的脸一下子像一

块红布一样。胡运像一个孩子。花青有一天说，胡运，我漂亮吗。胡运说，你漂亮。花青说，你喜欢吗。胡运就没有再说话，认真地刨着一块木头。后来花青笑了，说胡运，你把一块木头差点刨成一块皮了。胡运愣了一下，也笑了起来。

胡运和花青相处了两年。他们的相处只是在河埠头站站，夜晚的时候，在长长的空无一人的街上走走。胡运不太会说话，这令花青感到乏味。一个晚上，在一条狭小的弄堂里，胡运把花青推到墙边，然后自己的身子也贴了上来，胡运把花青压得喘不过气来。花青大口喘气的时候，还是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。胡运用他的身体说着话，他身体的局部，都有着蠢蠢欲动的意向，蹭着花青擦着花青，令花青感到兴奋愉悦而好奇。一双木匠特有的毛糙的手，在花青的身上奔走，是一种胡乱的不得要领的奔走。这让花青感到难受。过了一会儿，花青静了下来，她突然觉得乏味。她轻轻地拍着胡运的背，终于使胡运也渐渐安静下来。胡运放开了她，愣愣地站在那里。花青用黑亮的眼睛盯着他看了很久，然后，花青离开了。花青走得很缓慢，一步一步走进那条黑暗中的小巷，她把胡运一个人抛在黑暗中。花青的心里还是笑了一下，她想，这个样子真有趣。

那是花青和胡运相处的两年中，花青认为最激情的一次。胡运像一杯白开水一样，让花青渐渐变得不愿意再和他交往。有一天花青和胡运站在很小的一座桥上，那是一座东浦常见的石桥。他们面对面站着，身子倚在桥栏上。他们都看到风从他们的身边钻了过去，在河面上轻轻跳跃。

花青说，胡运我给你讲个事。

胡运搓了搓双手说，你讲吧，我听着。

花青说，胡运你为什么老是搓着手，又不是冬天，你搓什么手。

胡运讪讪地笑了说，好的我不搓手了。

但是胡运仍然不停地搓着手。

花青说，有一个女子她在河埠头洗青菜。

胡运说，洗青菜怎么啦，要吃青菜当然要洗青菜的。

